
民國叢書

第一編

· 84 ·

歷史·地理類

大思想家袁枚評傳

楊鴻烈著

顧寧人先生學譜

謝國楨編

龔定盦研究

朱傑勤著

朱傑勤著

龔定盦研究

自序

四年前，余有清代學術史之纂，將以補江藩漢學師承記及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之闕，乃遴選若干清代碩儒，爲研究之對象，或作或輟，積稿盈筭。去歲廣州淪陷，此稿被焚，幸其中有一部分關於龔定盦者以早在各學術刊物發表，竟得略約保存，痛定之餘，吾爲此懼，意欲印爲專書問世，俾區區此編，不再罹文字之厄也。

龔定盦爲清代思想啓蒙運動之一領袖，清末維新派如康梁之徒，及民國以來革命諸鉅子，受其影響者甚多，文筆振世，猶其小焉。定盦博學，不名一家，然彼夙治公羊家言，公羊書中，固多非常可怪之論，所以定盦遂爲一般平庸之學究視爲怪人，而古文派認其爲今文派而大肆攻擊也；定盦文章，氣象萬千，凌紙怪發，其散文爲清代第一人，乃竟爲抱殘守缺，依竹附木的文人自爲野狐禪；定盦立身制行，孝悌仁慈，徒以反抗虛偽之社會，乃被以禮文姦者目爲暴徒，不衍禮義，何恤人言，在定盦可率性而行，而腐儒多一孔之論矣。世之知定盦者，多愛其文學，而文學一科，正定盦之末技，而彼又

不欲以此名家也。

此編文凡六篇，皆論列定齋最擅長之學術，而又鈔人道者，此外各科，在定齋則爲涉獵，在世間則人所共知，恕不具論。甯缺無濫，取精用宏，雖非其倫，不敢不勉，補遺糾謬，敬俟高明。

朱傑勤序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七日

目錄

自序

一 龔定盦別傳·····	一
二 龔定盦之革命思想·····	九
三 龔定盦之掌故學·····	三四
四 詩人龔定盦·····	五四
五 龔定盦之史地學·····	一〇九
六 龔定盦之金石學·····	一六三

龔定盦研究

一 龔定盦別傳

龔定盦之死（西紀一八四一），距今將有百年，已成爲異代之人矣。但其文集在我國文學界中，早已成爲名著，其名字亦當爲時人所熟知，現在國內各大書店，競將其全集翻印，文能壽世，定盦其不死矣。定盦當時固巍然爲文士之代表，思想界之領袖，且爲世界大散文家之一。其文章之魔力，直訴吾人之知覺，如感電焉。其文章之技術，縱橫百家，出入三乘，立意命辭，自出機杼，如行雲流水，來去無蹤，令人不可捉摸，驚才絕艷，曠代一人，遠非桐城派諸人所及，桐城派諸人，祇能遠窺史漢，近接歸（有光）、唐（荊川）及其末流，平淡沓洩，而定盦已能與先秦諸子相上下矣。吾人讀其文者，玩索既深，則定盦之思想行事之怪特，如在目前，因其文最能代表其個性。定盦至今，仍無詳細之專傳。

而稗史所載，信口雌黃，以筆隨人，全無負責，間有捏造事實，污他名節，以致一代奇士，淪於正人君子之口，亦一不平之事也。余雅愛定盒，以其性情雖偏，而品行無虧，精神有紀律，形骸無紀律，終其一生，不過率性而行，並非放僻邪侈也。忍俊不禁，略記其生平，爲異代之契。

仁和龔定盒以乾隆五十七年（西紀一七九二）生於郡之東城馬坡巷之一舊宅中，其祖父歸田時所買者，呱呱墮地之時，聲如洪鐘，目閃閃如電，見者知爲偉器。其父麗正先生愛之甚至，母段氏，爲小學家段玉裁之女，淑質精文翰，定盒之生而聰敏，實得自胎教爲多。定盒一生，富於情緒，一生全受靈感所激動，他之文學作品，亦多由靈感而來。自謂：「我生受之天，哀樂恆過人。」是也。他雖爲心地寬厚，感覺敏銳之人，但其性格反被變態的及狂放的心靈所支配。故其童年，雖活潑可愛，然往往感着精神上的恐怖。定盒小時，每聞斜日中錫簫之聲，則心神爲癡，其母立以棉被覆之，依偎之，但夜夢猶呻吟投入母懷也。及其壯盛，此病猶未止。定盒小時教育，得力於家庭爲多。其母固才女，口授定盒吳梅村詩。其父亦漸中有名學者，家學淵源，有所憑藉。定盒十一歲始從宋先生（璠）游，事親以孝。十二歲從外王父段玉裁先生問學，得力尤多，其於小學一道，可謂入室。嘗有詩云：「張杜西京

說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導河積石歸東海，一字源流莫萬譯。」（己亥雜詩之一）蓋定齋實能傳玉裁之學，非自誇也。「夫解經莫如字，解字莫如經，」以小學治經，其經學可信。高郵王引之嘗云：「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爲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定齋文集工部尙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定庵之期向，亦在於此。段玉裁亦亟稱之。段玉裁經泐樓文集懷人館詞還序有云：「仁和龔自珍者，余女之子也，嘉慶壬申（嘉慶七年西紀一八〇二）其父由京師出守新安，自珍見余於吳中，年纔弱冠。余索觀所業詩文甚夥，間有始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少年卽爲長老傾倒如此，其根柢固自不凡矣。然定齋之敬仰其外祖父，非徒慕其學，且欽其品。蓋段公最孝，七十喪親，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嘗不哭泣，八十時讀書，未嘗不危坐，坐臥有尺寸，未嘗失之。可謂內行完備。定齋人格，受其影響最深。定齋一生，最篤於倫理，集中憶親感舊之作，隨處可見，雖其爲血性中人，家風淳樸，然亦當與其所學有關。定齋亦曰：「小學者弟子之學，學之以待其父兄師保之側，以待父兄保師之顧問者也。」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以學文。學文之事，求之也必勛，獲之也必覯，證之也必廣，說之也必遷。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瑣

也，求之不劬則粗，獲之不粗則艱，證之不廣則不信，說之不澀則不忠，病其迂與瑣則不成。其爲人也，淳古之至，故樸拙之至，樸拙之至，故退讓之至，退讓之至，故思慮之至，思慮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無所苟之至，無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學之事，與仁愛孝弟之行一以貫之而已。」（抱小）
定齋才大心細，內行完備，其深造有得於小學必矣。

定齋二十八歲，始從武進劉申受公羊春秋，爲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及春秋決事比，多本其師之說。自序云：「自珍既治春秋，懿理罅隙，凡書弑、書篡、書叛、書專命、書潛、書滅人國、火攻詐戰、書伐人喪、短喪、喪娶、喪圖婚、書忘讎、書游觀傷財、書罕、書亟、書變始之類。文直義簡，不俟推求而明，不深論，乃獨好刺取其微者，稍稍迂迴贅詞說者，大迂迴者，凡建五始，張三世，存三統，異內外，當興王，及別月日時，區名字氏，純用公羊氏，求事實，問采左氏，求雜論斷，問采穀梁氏，下采漢師，總得一百二十事，獨喜效董氏例，張後世事以設問之。」其書爲後世言公羊春秋者所樂道焉。

定齋平生師友以常州派爲最多，作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恆）云：

「丁君行矣，龔子忽有感，聽我擲筆歌常州。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我生乾隆五

十七，晚矣不及瞻前修。外公門下賓客盛，始見臧（在東）顧（子遠）來哀哀。奇才我識憚伯子，絕學我識孫季遠。最後乃識掌故趙（味辛），獻以十詩趙舉酬。三君折節遇我厚，我益喜逐常人游。乾嘉輩行能悉數，數其派別徵其尤。易家人人本虞氏，絳緯戶戶知何休。聲音文字各竄奧，大抵鐘鼎工夏搜。學徒不屑譚賈孔，文體不甚宗韓歐。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怨聲能遒。近今算學乃大盛，秦西客到攻如讎。常人倘欲問常故，異時就我來諮諏。勿數耆耄數平輩，蔓及洪（孟慈）管（孝逸）莊（卿山）張（翰風）周（伯恬）。其餘鼎鼎八九子，奇人一董（方立）先卽邱。所恨不識李夫子（申耆），南望夜夜穿雙眸。曾因陸子（祁生）屢通訊，神交何異雙綢繆。……」吾人讀此，可見其師友之一斑，至其詳情，余別有定盦學侶考載之。其對於先輩，執禮甚恭。少年之時，飛揚跋扈，中年亦自悔其輕薄。其交友常披肝膽相示，其一生得力於朋友爲多，故其游蹤所至，到處逢迎，半生飄零，不虞困厄。嘗有詩云：「黃金脫手贈椎埋，屠狗無惊百計乖。僥倖故人仍滿眼，猖狂乞食過江淮。」（己亥雜詩之一）亦仗義疎財之好報也。定盦本是一善於花錢的人。「結客五陵英少，脫手黃金一笑。」又「願得黃金三百萬，交盡美人名士，更結盡燕邯俠子。」則與杜陵之廣廈萬

問何異。袁枚之詩云：「英雄第一開心事，撒手千金報德時。」可知從來英雄奇士，斷無不以朋友爲性命，金錢如糞土者。

定齋性既任俠，自命不凡，懷抱利器鬱鬱不伸。自稱是「終買華年氣不平。」自贊是「何敢自矜醫國手。」自嘆是「書生挾策或可用。」自傷是「祇今絕學真成絕。」定齋是素嫻武略之人，自稱是「我亦陰符滿腹中。」他言裴駢史記集解之誤，爲孤虛圖表一卷，古今用兵孤虛圖一卷，所謂「軒后孤虛蹤莫尋，漢官戊己兩言深。著書不爲丹鉛誤，中有風雷老將心。」是也。他又留心於西北邊務，爲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兩篇，目光如炬，可以實行，非鄭樵、陳同甫之流可比，但當軸不能從，而定齋遂有文章誤我之嘆矣。定齋雖是熱中，但亦不失爲志士，常欲奮志功名，爲一代獨開生面，自謂：「少壯心力殫，匪但求榮仕，有高千載心，爲本朝瑰璋。」其自待已不淺。或以爲定齋露才揚己，無病呻吟，不知此正定齋之關心世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他爲一詩，以訴其志，「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隣，一髮不可牽，牽之動全身。聖者胞與言，夫豈夸大陳，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爲春。宗周若蠢蠢，螻緯燒爲塵。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憶黃河，對月憶西秦，貴官勿

三思，以我爲杞人。」（雜感）

定齋抱瑰奇瑋麗之才，有攬轡澄清之志，於是國勢阽危，民生耗敗，外交棘手，人材空疎，故留心經濟，以應時艱，但當時朝野，皆懵於事機，儉安自大，對於積極建設與改革，憚煩不爲，無復與有同情者。程乘釗詩云：「一蟲獨警誰同覺，萬馬無聲病養癰。」實足爲定齋惜也。

定齋以書學六朝，不知館閣體爲何物，既中禮部試，殿上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軍機處不入直，考差未嘗乘輜車，供職祠曹，潦倒卑官。其有詩云：「促柱危弦大覺孤，琴邊倦眼兩平蕪，香蘭自判前因誤，生不當門也被勦。」亦自悼也。定齋於是心灰意冷，收拾狂名，從來豪傑下場，非逃於醇酒婦人，卽皈依佛教，或躬耕隴上，而定齋皆有此想。「栽花鄭重看花約，此是劉郎遲暮心。」「若使魯戈真在手，斜陽祇乞照書城。」可見其有隱志矣。嘗欲購田六畝，爲三徑之資，有老我鋤邊，避君匿笑之語。「隨身百軸字平安，身世無如屠狗寬。」居然欲隨漁樵以老。而在他方面，又未忘情於醇酒婦人也。「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蓋鎮物矯情，不失其英雄本色。讀者亦須憐其失志，有託而逃也。其詩又云：「少年攬轡澄清意，倦矣應憐縮手時，今日不揮閒涕淚，渡江祇怨別蛾眉。」道

學先生必以其儇薄，爲不可救藥，不知此是一種反動，一種有激而爲之心理表現也。彼初從江沅先生學佛，深究華嚴，一意逃禪，力求擺脫。『幸掩却禪關，不聞時事，一任天涯陸沉朝與市。』某生謂其『所至通都大邑，雜寶滿戶，則依然渠二十年前承平公子故態。其客導之出遊，不爲花月冶遊，則訪僧耳。』知其選色談空，猶存結果。其後卒於丹陽，死事不明，相傳爲仇家毒斃，事涉曖昧，未可詳也。定齋一生，女友頗多，其中豔遇，實有一二。而青樓妓女，不少與之有鬻臂盟者。定齋元配段宜人，爲段玉裁孫女，嫺習詩禮，二十年繼配何宜人。何宜人字去雲，山陰人，亦雅知書翰，性情亦與定齋相匹。其女友歸璠，璠所稱『國士無雙，名姝絕世』者也。定齋對於才調縱橫之女性，不惜當筵倒拜。定齋之審美，以康健爲標準，尤反對纏足，尤爲社會之改革家，與袁枚相伯仲也。

定齋一生不畜門弟子。治學則尊德性道學問，而於當時盛行之考訂，則嫌其瑣屑，不復置道，以爲非通人所爲。溝通漢宋，不立門戶，是其長也。詩則宗仰吳（梅村）、陸（放翁），詞則出入蘇（東坡）、辛（棄疾），皆非其至也。

知人論世，來者難誣，卽此短文，亦客觀之敘述耳。

二 龔定盦之革命思想

言清季革命思想不能遺龔定盦（1792—1841）猶之言我國文字之起源不能不述結繩制度也。清末一般所謂維新人物如康有爲、譚嗣同、梁啓超等及南社諸君大都辦香龔氏或間接受其影響者雖取徑不同而淵源有自證據具在良不可誣。張維屏謂近數十年來士大夫誦史鑑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其風氣實定公開之殊屬定論。蓋能知夷夏之防限，社會之進化，非讀史不爲功，而定龔固濡染史學至深者也。其才調思想迥不猶人，且當時中國尙閉關自守，風氣未開，明夷夏之防，卽知復仇之義，觀專制之酷烈，卽知革命之當倡。一通人而具有革命思想，殊不足怪，蓋其時革命之觀念，尙未如今者之複雜也。清代之革命思想固導源於黃梨洲、呂留良，然中經君主之摧殘，幾無復燃

之希望，至宣統時代，始有人爲之表章，而龔定盦一出，而清朝已呈衰象，岌岌可危，彼亦巧於心計，雖有排滿之思想與文字，亦如帷燈匣劍，掩抑而已，初不授人以可乘之隙，故其一生未受政府之仇視，蓋深於應世而巧於謀己者耶！其革命文字不多，而寓意又至巧，然其思想淵淵，筆風甚峻，襲人於不覺。梁任公謂讀其文如受電，其魔力可知，宣傳革命之文字，最宜富於激刺性，龔氏嘗之，宜其風靡一時，而潛播其革命種子矣。吾敢爲一語，似非誇侈，中華民國革命之告成，龔氏亦頗具一臂之力。雖然，龔氏之行事，已不盡可考，革命行動，可謂絕無，而其寄於文字之革命思想，又微而難覩，蓋專制時代，言論絕對不能自由，欲免誅鋤，而又欲作不平鳴者，惟有於言外見意而已。故其集中，初不見一反動文字也。後人或言過其實，謂龔倡極端排滿主義。有日人號是非聞人者，著清季佚聞，謂龔嘗發怪論云：『以國授滿人，不若剖分之以贈西人爲快。』未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也。龔氏生時，清廷勢力猶未十分崩潰，民族運動，尙未發端，明哲保身，豈宜出此，然則尙論之士可不謹其所發也哉！龔氏余素所服膺，自問童時亦頗受其影響，今欲將其革命思想，抉出評述，俾知清代革命思想家，尙有卓卓如定盦者，爲吾人生色，侃侃而言，吾知必有笑其阿好而附會者矣。願垂教焉。

今請先言革命之真義。普通以爲革命就是革故鼎新，凡打破舊環境，創造新環境，都爲革命。此種定義，嚴格而言，猶不免稍涉空泛，蓋新者未必佳，而舊者亦未必劣，以新易舊，未必盡合於理，故余以爲革命二字應爲：

『凡要推翻一種不良或不適合的學說、制度、或事物，而重新創造一種更良好更適合的學說、制度、或事物，就是革命。』

詳言之，革命是環境造成者，而不能改造環境，則不成爲革命。所以革命之起點，乃由舊環境之不真美善，而革命之終點，則在造成一真美善之環境耳。故必有革命，然後社會始得進步。但革命之思想亦非盡人而有。惟熱血青年，愛國志士，有清晰之頭腦，有澈底之主張，及正義之目的，始能當之，醉生夢死之流，鷄鳴狗盜之輩，談不到革命二字也。但使政治修明，社會安樂，而革命思想又不能容易發生也。使定恆生於康熙極盛時代，而又早年得志，位尊多金，世受虜恩，心滿意足，則方歛功頌德之不

暇，又何肯作不平之鳴，無奈龔氏一生，固未嘗得志，卑官潦倒，百事無成，大發牢騷，逞其才華，抨擊當世，特當時滿人之惡未貫盈，人心猶未大去，一時和者寥寥，卒未能有所表現，俟數十年後，其效始大顯。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知機，不如待時，非龔定盦之低能，蓋時勢限人耳。今試述產生其革命思想之原因。

(1) 政治之不良——我國古代本嚴於夷夏之防，但所謂夷夏云者，乃文化程度上之區別，非種族之關係。春秋之義，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此義前人已發揮盡致，茲不待論。蓋我國人民，於種族之間，本無歧視，圓顛方趾，均屬天生蒸民，我國人素有大同之思想，固不以排斥異族爲能也。五族共和，說本不謬。無奈滿人入關，不顧秩序，倒行逆施，殘民以逞，以不平等待我漢族，遂激起吾人對彼之反感，因專制之厲行，而政治益腐敗至不堪問，豺狼當道，民衆受屠，稍有思想者，目擊世變，豈能復忍，革命思想之產生，非無因也。當時官僚之腐敗，見諸龔氏之筆墨者，摛論如左：

(一) 貪貨財——『今上都通顯之聚，未嘗道政事，談文藝也；外吏之宴游，未嘗各陳設施，談利弊也。其言曰：地之腴瘠若何，家具之贏不足若何，車馬敝而責券至，朋黨以爲憂，平居以貧故』